

沉重的

回憶

緬懷親人王杰先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湖北棗陽雕龍碑遺址發掘主持人王杰先生因患淋巴瘤醫治無效，於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廿七日上午十點廿分在北京協和醫院去世，享年七十三歲零五個月。

光陰荏苒，先生離開我已經兩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幾十年相濡以來共同生活的往事，揮之不去，猶如不能不靜的海浪不斷湧起。今天，生者對逝者抒發懷念之情，獻上妻子的祭奠，是對先生在天之靈的告祭，祝親人在另一個世界過的更好！

根據王杰先前的意願：「後事從簡，不發



苗 茜

訃聞」。於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廿九日上午九點，在協和醫院告別廳舉行了簡短的悼念告別儀式。王杰先生面色安詳地，宛若熟睡在鮮花叢中，告別廳周邊擺滿了先生生前工作過的單位、同事、親朋、家人敬送的花圈、花籃輓聯。湖北炎黃文化研究會會長胡久明先生、李文烈先生；棗陽市委、市政府、市文體局領導；《棗陽文獻》主委李發強、考古家李鑑瑞先生；雕龍碑文管處等敬上的花圈擺在醒目位置。前來弔唁的有聞訊連夜趕來的棗陽市政府邱光秀副市長；棗陽文體局領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領導、同事；中國

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領導、同事；及親朋、好友七十餘人，前來為遠行的王杰先生餞行，祭奠先生一路走好！我身為先生的妻子，悲痛中感到欣慰的是同仁評語。襄陽市委書記岳興平、市長汪厚安在唁信中留言「王杰教授永遠活在襄陽人民心中！」泉路迢迢，其行未遠，先生有知，合當共讀。二〇〇八年清明時節，是先生逝去後的第一個「清明」。將王杰遺骨安放在北京昌平天壽山脈的《天壽陵園》（天壽陵園與明十三陵同為一個天壽的脈）。

王杰先生一九三四年七月出生在天津寶坻一個農民家庭。一九五〇年來到北京二中求學。一九五五年進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做實習員；同年參加了由北京大學、國家文物局、考古所共同舉辦的《全國考古培訓班》第三屆學員班學習；一九五六年派往西安禮西考古工地，參加「西周大墓」發掘實習；一九五七年夏調回北京，參加了舉世聞名的明定陵考古發掘。這一難得機會，使王杰成名當年首批發掘明定陵的見證

人和工作人員。由此開始了他的考古生涯，一幹就是五十年，把畢生精力獻給了祖國的考古事業。

先生曾到過湖北、陝西、青海、山東、河南等地參加田野考古，他做為考古所長江考古隊成員，長期致力於湖北江漢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在湖北省的枝江關廟山遺址；均縣朱家台遺址；鄖縣青龍泉遺址等多處田野考古工地都留下了先生青春腳步和汗水。在完成關廟山遺址發掘後又轉到「棗陽雕龍碑遺址」主持考古發掘。一九九〇年春至一九九二年秋，先後對「雕龍碑遺址」進行了五次發掘。雕龍碑遺址發掘成果被列為國家重點考古項目，一九九六年國務院公布「雕龍碑遺址」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一九九四年，王杰先生六十多歲退休，但他退休不忘使命。仍堅持雕龍碑遺址考古發掘資料的整理工作。長年居住在工地，從不畏懼棗陽盛夏的酷熱、冬天有暴雪歡送他回京過年節。多少個聖誕節是在火車上度過的。已經出版的《雕

龍碑考古發掘報告》被列為二〇〇一至二〇〇二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是我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的重要科研成果。二〇〇六年三月份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雕龍碑史前彩陶》，是王杰先生生前編撰的一部以展示雕龍碑文化內涵的一部力作。為研究黃河與長江流域史前文化的交流和區域文化特徵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先生在考古資料整理和綜合研究中做了大量的細緻工作，並提出了「雕龍碑文化」的觀點，供考古專家學者論證。

二〇〇五年的聖誕之夜，先生又是在棗陽到北京火車上度過的，不想一路風寒身染重疾，久咳不止。經多家醫院檢查，確診為淋巴癌，住進了北京協和醫院。從此噩夢般的治療一直持續到生命終結，先後十七次住院化療。化療對一個生命體的摧殘是難以言表的，多少癌症患者寧選擇放棄，而不選擇化療。而王杰先生卻以樂觀的態度，驚人的忍耐力，去承受化療的反應，從不呻吟；從不向親友哀訴生命的安危；從沒放下

手邊的工作。在家休養的那些日子，仍然思考或撰寫《雕龍碑遺址與雕龍碑文化》文稿。儘管進度很慢，字寫的歪斜不清。但對於曾被醫生宣判只有四個月生存期的病人來說，是多麼的難能可貴；有如人走到盡頭，靜待天國來臨，但他要好享受餘生，為雕龍碑遺址考古獻出最後一點力量。或許是他品德感動了上天，讓先生生命在思考《雕龍碑文化》的過程中延續了近二十個月時間。

王杰先生把這種生命的力量歸功於來自各方面的關心和幫助，特別是各級領導和同事給予他的深情厚誼。王杰生病期間，考古所給予了他極大的人文關懷。湖北襄樊市、棗陽市的領導和同仁多次來北京慰問，他們帶來了棗陽鄉親的親情和關愛。襄樊市政協原主席。雕龍碑文化研討會主任胡久明先生雖年事已高，工作煩忙，仍專程來北京看望王杰，襄樊市政協原副主席，雕龍碑研討會副主任李文烈先生，先後兩次到病房慰問，並送來現金以解醫療費用的困難。棗陽市



王杰教授（右）在雕龍碑不懼寒暑，認真發掘的工作情形。

邱光秀副市長；文體局的領導也先後兩次來京探望，並出席了王杰先生的悼念告別儀式。考古名家、棗陽旅台同鄉會刊《棗陽文獻》編委李鑑陽先生，多年來支持雕龍遺址的工作，與王杰建立了兄弟般的互敬和友誼。在驚悉王杰患病需用自

費藥品治療時，及時的給予了很大的經濟支援。《棗陽文獻》主委李發強先生，代表雕龍碑文化研討會的與會代表，向患病而未能出席會議的王杰先生寄來了充滿關懷的慰問信。可以說王杰離開這個世界時，他帶著的都是這個世界上最美好的東西——親情和愛心而走的。

感謝《棗陽文獻》，給我機會在這裡，向給予王杰關愛和幫助的朋友和領導，表示深深的謝意！感謝辛勤的醫護人員，謝謝各位同事，這是王杰生前一再要表達的敬重之意。

王杰先生走了，但他的靈魂並不因他身影消逝而離我而去。請允許我將此詩獻給我深深思念的親人王杰先生。以表達我對他的敬仰和懷念。

考古發掘五十載，為求石器遍江漢。
退而不休有所為，願把餘熱灑「雕龍」。
深冬風雪別故人，一脈靈泉自始終。
雪泥化處生春草，「雕龍」苑柳風佛曉。

苗茜寫於北京二〇〇九年六月廿九日